

國書
叢

第一編

· 4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中國文化要義
印度哲學概論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4 ·

哲學·宗教類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中國文化要義

印度哲學概論

梁漱溟著

梁漱溟著

梁漱溟著

上海書店

梁漱溟講演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影印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八版自序

我這書於民國十年秋間出版後，不久便有幾處頗自知悔。所以於十一年付三版時曾爲自序一篇特致聲明。其後所悔更多，不祇是於某處某處曉得有錯誤，而是覺悟得根本有一種不對。於是在十五年春間即函請商務印書館停版不印。所以近兩三年來外間久已覓不到此書了。

這書的思想差不多是歸宗儒家，所以其中關於儒家的說明自屬重要；而後來別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爲多。總說起來，大概不外兩箇根本點：一是當時所根據以解釋儒家思想的心理學見解錯誤；一是當時解釋儒家的話沒有方法，或云方法錯誤。

大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箇倫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據爲基礎的一種心理學。所有他在倫理學上的思想主張無非從他對於人類心理抱如是見解而來。而我在此書中談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現在心理學的話爲之解釋。自今看去，卻大半都

錯了。蓋當時於儒家的人類心理觀實未曾認得清，便雜取濫引現在一般的心理學作依據，而不以為非；殊不知其適為根本不相容的兩樣東西。至於所引各派心理學，彼此脈路各異，亦殊不可併為一談；則又錯誤中的錯誤了。十二年以後始於此有悟，知非批評現在的心理學，而闡明儒家的人類心理觀，不能談儒家的人生思想。十三四五年積漸有悟，乃一面將這書停版，一面擬寫成『人心與人生』一書；欲待『人心與人生』出版再將這書復版。因為這書所病非是零星差誤，要改訂直無從下手，只能兩書同時出版，以後作救正前作。

其他一點根本不對的，所謂解釋儒家的話沒有方法，其覺悟更早於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序文所云『……我當時所懷抱「格物」的解釋亦同許多前人一樣，以自己預有的一點意思裝入「格物」一名詞之下，……』便是。大凡一種為人崇奉的古書，類如宗教中的經典或有其同等權威者，其注解訓釋都是歧異紛亂不過。不惟是種種不同，直是互相違反，茫無憑準。這一面由古人不可復起，古時社會一切事實背影不復存在，凡其立言之由，出語所指，均不易確定；或且中經作

僞纂亂，錯簡訛奪，一切文字上待考證校訂處，益滋紛淆；而一面由後人各就已意發揮，漫無方法準則，有意地或無意地附會牽和，委曲失真。彷彿聽說有人考過大學格物的解釋古今有幾百種不同。試問若此，我們將何從置信？所以除史實上文字上應亟作考證校理功夫外，最要緊的便是大家相戒莫再隨意講，而試着謀一箇講解的方法以爲準則。庶幾不致於無從置信的幾百種說外又添多一種，而糊塗有清明之望。我深自覺在這本書中所爲儒家的講說沒有方法，實無以別於前人。因有『孔學繹旨』之作，期望着有點新的成功；曾於十二年至十三年間爲北大哲學系講過一箇大概。所有這書中講的不妥處亦是預備以新作來救正。

卻不謂十五年以來，心思之用又別有在，兩種新作到而今十八年了，俱未得完成。而由近年心思所結成的『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卻將次寫定出版。是書觀察中國民族之前途以中國人與西洋人之不同爲主眼，而所謂中西之不同，全本乎這本書人生態度不同之說，所以兩書可算相銜接的。因此，這本書現在有復版的必要。我嘗於自己所見甚的，不免自讚自許的時候，有兩句話說：『百世以俟，不易吾言。』

這本書中關於東西文化的覈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欠，而大端已立，後之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謂根本不對的，其實亦自經過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無謂。不過『人心與人生』『孔學釋旨』既未得一同出版，只好先以此序敘明年來悔悟改作之意，俾讀者知所注意而有別擇；是亦不得已之一法。改作的內容新義，未獲在這裏向讀者請教。實是有歉於衷！

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漱溟於北平清華園

附錄人心與人生自序

在民國十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我曾自白，我起初實在沒有想談學問，沒有想著書立說；而且到現在還是不想，並且也不能談學問和著書立說。我祇是愛有我自己的思想，愛有我自己的見解——爲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見解。這樣子，自然免不了要討論到許多問題，牽涉到許多學問。而其結果，倘若自己似乎有見到的地方，總願意說給大家。如此，便是不談學問而卒不免於談學問，不著書而卒不免於著書之由。現在要爲這本『人心與人生』作序，依舊是這箇意思。

這箇意思要細說起來，是須得把我三十年來的歷史敘出，才可以明白當真是如此。所以我曾經說過要作一篇『三十自述』，卻是四五年來始終不曾做出，並且不知幾時才得做他。目前祇能單就這本書去說，爲什麼有『人心與人生』這本書東西出來——我爲什麼要談心理學？

我們應當知道，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

爲其基礎；或說他的倫理學，都是從他對於人類心理的一種看法，而建樹起來。儒家是一個大的倫理學派；孔子所說的許多話都是些倫理學上的話；這是很明顯的。那麼，孔子必有他的人類心理觀，而所有他說的許多話都是或隱或顯地指着那個而說，或遠或近地根據着那個而說；這是一定的。如果我們不能尋得出孔子的這套心理學來，則我們去講孔子即是講空話。蓋古人往矣！無從起死者而與之語。我們所及見者，唯流傳到今天的簡冊上一些字句而已。這些字句，在當時原一一有其所指；但到我們手裏，不過是些符號。此時苟不能返求其所指，而模模糊糊去說去講，則只是掉弄名詞，演繹符號而已；理趣大端終不可見。如何不是講空話？前人蓋鮮不蹈此失矣！然欲返求其所指，恐怕沒有一句不說到心理。以當時所說，原無外乎說人的行爲——包含語默思感——如何如何；這個便是所謂心理。心理是事實，而倫理是價值判斷；自然返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說事實，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斷。所以，倘你不能尋出孔子的心理學來，即不必講什麼孔子的倫理學。進而言之，要問孔子主張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須先看他心理學的見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

的心理學來和現在的心理學相較量，相勘對，亦即不必說到發揮孔子道理。但這兩方的心理學見解明明是不相容的；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覺得。現在流行的幾個心理學派，在他們彼此間雖然紛歧牴牾，各不相下，卻沒有一個不是和孔子的心理學見解相反對者。——假如今日心理學界有共同趨勢，或其時代風氣可言，那麼就是和孔子的心理學見解適不相容的一種趨勢，風氣所以。倘你不能推翻今日的心理學，而建樹孔子的心理學，亦即不必來相較量，勘對！

明白這一層，則知我雖然初不曾有意要講心理學，而到現在沒有法子避心理學而不談。雖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學知識太差，因而於現代學術幾無所知，原無在現代學術界來說話的能力；而心難自昧，理不容屈，偏處此際，固不甘從默謝短也。『人心與人生』之所爲作，凡以此而已！

更有一層是這本書所以要作的原故，即對自己以前講錯的話，趕須加以糾正修改。從前那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原是討論人生問題，而歸結到孔子之人生態度的。自然關於孔子思想的解說爲其間一大重要部分，而自今看去，其間錯誤乃最多。

根本錯誤約有兩點。其一：便是沒把孔子的心理學認清，而濫以時下盛談本能一派的心理學爲依據，去解釋孔學上的觀念和道理；因此就通盤皆錯。其二：便是講孔學的方法不善，未曾根本改掉前人以射覆態度來講古書的毛病。除於十一年原書付三版時，有一短序對第二點稍致聲明外，忽忽五年，迄未得舉悔悟後的見解，改正後的講法，整盤地成系統地用文字發表過。直到今日才得勉成此書以自贖——然亦祇就第一點有所改正，其關於第二點則將另成孔學釋旨一書。故爾，此書之作，不獨取祛俗蔽，抑以自救前失，皆不容已也。

此書初稿本是孔學釋旨的一部分；——原初祇是孔學釋旨一部書而已。『孔學釋旨』在民國十二年秋訖十三年夏的一學年，（1923—1924）曾爲北京大學哲學系講過一遍。凡此大意，爾時約略已具。但當時只係臨講口授，雖粗備條目，未曾屬文。是秋赴曹州辦學，遂從擱置。（外間有以筆記流傳者，概未得我許可，抑且未經我寓目，全不足據。）及今動筆，睹時人言心理者率從俗學，一世耳目皆爲所蔽，念非片言可解，而舊講於此，亦復發揮未盡。因劃取其間涉論心理之部分，擴充附益，自成

一書，別取今名。所餘部分還如舊製，亦將繼此寫定出版。是雖裂爲二製，而譬則本末一氣，前後所言相爲發明；讀者雙取，可資互證。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漱冥記。

右十五年所爲人心與人生之自序附錄於此可資參閱漱冥又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三版自序

我很感謝我這本講演錄發表後，得承許多位師友和未及識面的朋友給我以批評誨示。但惜我很少——自然不是絕沒有——能從這許多批評誨示裏，領取什麼益處或什麼啓發。我對大家的批評誨示自始至終一概沒有作答；這一半是爲大家的批評誨示好像沒有能引起我作答的興味。不過我將來會當作一次總答的。

我雖沒能從諸師友處得着啓發，但我自己則既有許多悔悟。在這許多悔悟中，此時只能提出兩箇重要地方；在這兩箇地方也只能消極的表明知悔的意思，不能積極的提出新見解。現在我分敘如後。

頭一箇重要的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講孔家哲學所說『中庸』是走雙的路之一段。這一段的大意是補訂上文單明孔家走一任直覺隨感而應的路還未是，而實於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揀擇的路；如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從過與不及裏揀擇着走。這樣便是我所謂雙的路；原文表示此雙的路云：

(一)似可說是由乎內的，一任直覺的，直對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

(二)似可說是兼顧外的，兼用理智的，離開前境的，有所揀擇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我從這箇見解所以隨後批評宋學明學，就說：

『宋學雖未參取佛老，却亦不甚得孔家之旨；據我所見，其失似在忽於照看外邊而專從事於內裏生活；而其從事內裏生活又取途窮理於外，於是乃更失矣。……及明代而陽明先生興，始祛窮理於外之弊而歸本直覺——他叫良知；然猶忽於照看外邊，所謂格物者實屬於照看外邊一面，如陽明所說雖救朱子之失，自己亦未爲得。』

所有前後這許多話我現在都願意取消。但我尙不能知這些話果有是處，抑全無是處。當初我說這些話時，原自猶疑未有決斷，到現在我還是在猶疑未有決斷；不過當初疑其或是，現在疑其或非罷了。從前疑其或是，現在疑其或非，這自有所悟有所悔；而

我茲所痛切悔悟的實在當時不應該以未能自信的話來發表；或者發表，也要作疑詞，不應該作決定語。以決定語來發表未能自信的見解，這全出於強撐門面之意，欺弄不學的人。孔學是箇「懇切爲己」之學；懷強撐門面之意發揮懇切爲己之學，這是我現在最痛自悔悟的。所以我頭一樁先聲明取消這一段話或取消這一段話之決定語氣。

又附此聲明的，所謂雙的路一層意思我暫不能定其是非，但在本書敘釋雙的路後，所說：『像墨家的兼愛，佛家的慈悲，殆皆任情所至，不知自反，都是所謂賢者過之而不肖者的縱欲不返，也都是——一任直覺的。所以必不可只走前一路，致因性之所偏而益偏，而要以「格物」「慎獨」「毋自欺」爲之先爲之本，即是走第二路；中庸上說過慎獨才說到中和者此也。……』今則知其全是錯的。墨家的兼愛，不肖者的縱欲都不是一任直覺。我當時所懷抱「格物」的解釋，也同許多前人一樣，以自己預有的一點意思裝入「格物」一名詞之下，不是解釋格物。「慎獨」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並未曉得，所說自無是處；現在可以略曉得，今年在山東講演「孔家旨趣」曾經講到。至於格